

春风回梦
恨不相逢未嫁
春风回梦
恨不相逢未嫁
春风回梦

相不相洛土婉时春风回楚

恨不相逢去嫁时春风回楚

恨不相逢去歲時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Liuyunruo Wenji

刘云若 | 文集

刘云若◎著
书林◎主编

恨不相逢未嫁时

春风回梦记

恨不相逢未嫁日

春风回梦记

恨不相逢未嫁时春风回梦记

者恨不相逢未嫁时

春风回梦记春风回梦记

不相逢未嫁时

春风回梦记春风回梦记

恨不相逢未嫁时春风回梦

不相逢去嫁日

春風回楚

相遠未遠時

日连水脉时
风回楚江

恨不相逢

終主娘

秦風 同林

風回夢
洛土城

春風得意

春风回梦记
春风回梦记

不道春风回梦记

相逢未嫁時

夢記

100

自來血

相逢



綫裝書局

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ji
Liuyunruo Wenji

刘云若文集



刘云若
著
林
主
编

线装书局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云若文集 / 刘云若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7-3

I. 刘… II. 刘… III. ①刘云若(1903~1950)—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02 号

刘云若文集

著 者: 刘云若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春风回梦记	001
恨不相逢未嫁时	215

春风回梦记

第一回 伉俪江湖闻歌圆破镜 恩冤尔汝语燕定新巢

在天津租界中一家旅社里，某年的初春，夜里一点多钟，大明旅社里的一家烟馆，正在榻上客满房里烟浓的时节，人多的简直有些旋转不开。烟容满面的烟馆掌柜佟云广，被挤的攒到账桌后面，正办着一手钱来一手烟去的交易。他那鬼脸上的表情，时时的变化不定，这时正向着烟榻上卧着的一个穿着狐腿皮袄，三十多岁大白胖子道：“徐二爷，昨天给你府上送去的八两清水膏子，你尝着怎样？”那徐二爷正喷着一口烟，喷完喝了口茶才答道：“好的很，明天你再给熬十两送去！真个的，那八两该多少钱？”说着从怀里把很大的皮夹拿出放在床上，预备付钱。佟云广笑道：“二爷，你忙甚么？只要你赏脸，我供你抽到民国六十年再算账也不迟！”说着，又郑重的叫了声二爷道：“二爷，可不是我跟你卖人情，每回给你送的烟，都是我内人亲手自制。不是我跟你送人情，我的内人向来不管烟馆事，说到熬烟，她更没工夫伺候，只有给你二爷熬烟，她居然高高兴兴的办，足见二爷真有这头口福。若是经伙计们的手，哪有这样香甜！”这时躺在徐二爷对面给他烧烟的一个妖妖娆娆的妓女答道：“佟掌柜，这可不怨我和你开玩笑，怎么你们太太沾了徐二爷就这样高兴？难道和徐二爷有甚么心思？你可留神她抛了你，姘了徐二爷！”这几句话说的满屋里的人都笑。那佟云广也不由脸上一红，口里却搭讪道：

“芳姑娘，先不劳驾你吃醋。凭我女人那副嘴脸，就是回炉重做一下，也比不上你一半好看，你放心吧！”说完回头一看，立刻露出一脸怒容，向那缩在破沙发上吸烟的一个穿破棉袍的中年人道：“赵老四，你这两毛钱的烟，玩了够半个钟头，只顾你占着地方不让。都像你这样，我这个烟馆就不用开了！”说着又向坐在椅上一个穷酸面目的人道：“吕先生，咱们都是外面上的人，谁也别挤谁说出话来。前账未清，免开尊口。一言超百语，闲话休提！”吕先生还嗫嗫嚅嚅的想要说话，那佟云广却自把头扭转，再不理他，只口里自己捣鬼道：“真他妈的丧气！窑子里有窑皮，烟馆里就有烟腻。”说着又缓和了颜色，向旁边独睡的小烟榻上躺着的一位衣服干净面容枯瘦的老头儿笑道：“金老爷，上一回有我的亲戚，想在东首干一个小赌局，托你向上边疏通疏通，不知道你办的怎么样？”那金老爷一手举着烟枪，一手耍着烟签子，比划着道：“佟老大，你是个通世路的明白人，你的亲戚可以跟你空口说白话，你也可以跟我空口说白话，我可怎么能跟上头空口说白话！”说到这里，那佟云广忙道：“你说的是。我们亲戚原曾透过口风，反正不能教你为难。”那金老爷道：“你倒会说空话，不给我个所以然，怎样说也是白费。”佟云广忙凑到金老爷跟前道：“我给你烧口烟。”就拿烟签子，挑起烟在灯上烧，趁势在金老爷耳边唧喳了半晌。金老爷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这时那徐二爷和那芳姑娘穿了衣服要走，佟云广忙过去趋承了一遍。他们走后，还有两三个烟客也跟着走了，屋里立刻宽松了许多，候缺的也都各得其所。佟云广便回到账桌旁边，料理账目。

这时忽然屋门一响，一个大汉子大踏步走进，行路带着风声，闪的屋道的几盏烟灯火头儿都动摇不定。大家抬头看时，只见他黑紫的脸庞儿，微有些灰色，却又带着油光，浓眉大眼，躯干雄伟，但是精神上略似衰颓。身穿一件灰布棉袍，已脏的不像样子。屋里的人见他进来，立刻都不言语。佟云广却皱了皱眉。那大汉直奔了佟云广去，他一伸手，只说一个字道：“烟！”那佟云广也一伸手道：“钱！”那大汉道：“佟六哥，你这不是诚心挤我？有钱还跟你空伸手！”佟云广道：“周七，你听我说，向来你给我出力不少，白给你烟抽也是应该。只是你抽足了，就

是屋里喷痰吐沫，随便胡闹，给我得罪主顾。花钱养个害人精，教我这本账怎么算！”那周七道：“佟六哥，我是知过必改，往后先缝住了嘴，再上这屋里来。”说着，忽想缝住了嘴怎么能抽烟？忙改口道：“我还是带了针线来，抽完烟再缝住了嘴。”那佟云广把一盒烟给他道：“少说几句，快过瘾，完了快滚！”这时那周七一头倒在破沙发上，叹道：“佟六哥，我要花钱买烟，哪能听你这个滚？谁让我把钱都赌的光光净！咳，老九靠虎头，铜锤坐板凳，都跟我拜了盟兄弟。猴耍棍，吐血三，也变了我周老七的结发夫妻，简直他妈的都跟定了。好容易拿了一副天杠，偏巧庄家又是皇上玩娘娘，真是能死别倒霉。”这时旁边一个烟客插嘴道：“周老七，你也该务点正了，成年际耍赌嫖！大家都看你是条汉子，够个朋友，帮扶你赚的钱也不在少。你要规规矩矩，不赌不嫖，再弄份家小，早已齐家的过，不胜似这样在外飘荡着？”那周七长叹口气，把烟枪一摔道：“马先生，只你这几句金子般的话，强如给我周七几百块洋钱。可是你哪知道我周七原不是天生这样下作，而今现在，不教我赌钱吃酒，你说教我干甚么正经？咳，我周七也快老了，烟馆里打个杂差，赌局里找些零钱，活到哪日是哪日，死了就落个外丧鬼也罢！”

他正说着，忽然隔壁一阵弦索声音，悠悠扬扬弹了起来。立刻大家都打断了话头，只听弦索弹过一会，便有个女儿家的一串珠喉，和着弦索缓声低唱。金老爷幼年原是风流子弟，吹打拉弹的惯家，这屋里只有他一人听的最入神。只听得唱到首句头三个字“……剑阁中……”便摆手向众人道：“听，别作声！这是子弟书里的《剑阁闻铃》。”这时那屋里人又接着唱道：“剑阁中有怀不寐的唐天子，听窗外不住的叮当作响声，忙问道：‘窗外的声音是何物也？’高力士奏是林中雨点和檐下金铃。唐天子一闻此语长吁气，这正是断肠人听断肠声。可恨这不做美的金铃不做美的雨，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唱到这里便歇住了，只有弦索还自弹着。金老爷便喝了个没人知情的隔壁彩，回头向佟云广道：“好动人的唱儿！你知道这唱的是谁？”佟云广道：“隔壁住的是个行客，也没有带家眷，这唱的大约是现招呼了来。”金老爷点点头，道：“我想绝不是娼寮里的人。现在盛行着西皮二簧时调大鼓，谁还学这温三七的

子弟书？这个人我倒要见识见识。”说着就叫过烟馆里的小伙计道：“赵三，你到外面向茶房去打听，这隔壁唱的若是个卖艺的人，回头那屋里唱完了，就叫她到这屋里来。”赵三答应自去。

这时那屋里又唱起来，金老爷更是听的人神，不想那边沙发上的周七，却听的连声叹气。金老爷转头来看着周七，只见他不只叹气，眼角里却还汪着泪珠，不觉诧异道：“周七，凭你这样一个粗人，还懂得听鼓儿词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倒怪了！”周七擦着眼笑道：“我哪懂得甚么鼓儿词锣儿词？只因方才马先生说话，勾起我的心思，又听得那屋里唱的声音像哭一样，不知怎的就心里十分难过，倒被你金老爷见了我的笑。”金老爷便不再言语。沉一会儿，那隔壁已是红牙拍罢，弦管无声，这屋便又高谈阔论起来。金老爷听了曲子勾起色迷，又犯了酸，自己唱道：“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这个人儿一定不会粗俗，想是个芦帘纸阁中人物也。”大家正莫明其妙的看他酸的可笑，忽然小伙计赵三推门进来，向金老爷道：“唱的是母女俩，倒是卖艺的，隔壁从杂耍园子后台叫的来，现在完了要走。听说是两块钱唱一段，你叫么？”金老爷听了价目，想了想，咬咬牙道：“叫进来！”那赵三又出去了。

不一会，从外面引进两个女人。金老爷见头里走的是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身上穿着旧素青缎子棉裤袄，手里提着个用蓝布套着的弦子和一个花绒鼓套，面貌虽然苍老，但就眉目位置上看来，显见年轻时是个俊人。后边的那一个，因为紧跟在妇人背后，面目被遮的瞧不见，只看得一只绝白腻的玉手，和蓝库缎皮袍的衣角。赵三向金老爷一指，那妇人向他点了点头，身体向旁边一闪。金老爷立刻眼前一阵发亮，只见一个十六七的苗条女郎，生的清丽夺人，天然淡雅，一张清水瓜子脸儿，素净的一尘不染，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更显得光艳耀目，把屋里的乌烟瘴气，也似乎照的消灭许多，望去好似那三春烟雨里，掩映着一树梨花。金老爷看的都忘了自己的年纪，无意中摸到自己口上的短须，才觉自己是老头子了，饿虎扑羊式的先和这十六七女郎攀谈，不大合式，便转头向那妇人道：“请坐请坐。”那妇人不客气，一屁股坐在烟盘子前边金老爷身侧，一面向那女郎招手道：“烟馆里就是这样不宽松，你不要

气闷，孩子，来，来，坐在娘腿上。”那女郎摇摇头，低声道：“不，我站着好。”这时赵三已搬过一把椅子来，那女郎也便坐下，却把两只手都笼到袖口里，低头看衣襟上的细碎花纹。金老爷便向那妇人道：“方才隔壁可是你们这位姑娘唱？”那妇人道：“正是。隔壁那位客人，一阵高兴，叫我们来唱买卖。可巧园子里的师傅都忙，我便绰了把弦子跟了来。谁知客人竟要听这八百年没人理的子弟书，要不是我跟来，还抓了瞎。”金老爷眼珠转了几转，看看妇人道：“方才弦子是你弹的？”那妇人点点头道：“教你见笑！”金老爷用手一拍大腿，笑道：“嗳，我认识你！你是当初六合班的冯怜宝。除了你，女人队里谁有这一手的好丝弦？提起来有十二三年不见了，听说你是跟了人，怎么又干了这个？你见老了，面貌也改的几乎认不得。”那妇人道：“抽大烟就把我改骨换了胎，怎么会不老？二爷你眼力还好！”金老爷笑道：“你别这样称呼，你可还认得我？”妇人慢慢摇头道：“倒是面熟，一时想不起来。”金老爷道：“咱们曾一处玩了一二年，你还记得跟大王四同走的金老三？”那妇人向他看了半晌，忽然把他肩膀一拍道：“你就是金老三呀！烟灯上可真把你烧老了，不说简直认不出。哪里还有当初一点的俏皮样子！想起咱认识的时节，真像做梦一样。”金老爷也叹息了一声，指着那女郎问她道：“你这个孩子是新制还是旧存？”那妇人也瞪了他一眼，道：“你少胡说！你不记得么？我嫁过一回人，那是那个盐商何靖如。他弄我当外宅不到一年，因外面风声不好，又把我打发出来。这孩子是跟他在一处怀的孕，后来又落到窑子里才生的。到大王四认识我的时候，她才两岁。你忘了你常抱着玩的那个小凤么？还记得她三岁生日的那天，大王四送了一个金钱，你亦买了副小镯子。如今改名叫如莲了，只仗她发卖喉咙养活我。”说着就叫道：“如莲，见见你的干老金三爷！”如莲在椅上欠欠身，只鞠了个浅躬。金老爷坐在烟榻上也连忙还礼，一面向那冯怜宝笑道：“你别教她这样称呼，看大王四在阴间吃醋！”怜宝惊愕道：“怎么说？大王四死了？”金老爷道：“死够七八年了。可怜三四十万的家私，临死落个五更抬，还不是你们姐儿几个成全的！”怜宝正色道：“你别这样说，他在我身上没花多少钱，我也没有坏了良心害他。这里面冤不着我！”金老爷点

头道：“这我知道。只花灵芝和雪印轩郭宝琴那几个就抄了他的家。想起当初同嫖的人，都没落好结果，如今只有我是剩下的。听说何靖如也死过七八年了，有个少爷接续起来，家业还很兴旺。他那少爷也是好玩，前些日我还常见。他名字是叫甚么……甚么，咳，看我这记性！原在嘴边，一时竟想不起。”怜宝笑道：“管他叫甚么！当初何靖如那个老鼠胆子的人，弄外宅就像犯王法。他家里人始终不知道有我，我也不明他家里的内情。如今我们如莲又不是男孩，没的还想教他认祖归宗去分一份家产？所以我对于老何家的事，绝不打听。要不为你是熟人，我也绝不提起。”说到这里，只听如莲叫道：“娘，还唱不唱？不唱走吧！”怜宝道：“孩子倦了，旧人见面，谈谈比唱不强？还唱甚么？倦了咱走，现在几点钟了？”

金老爷听了她末一句话，不由笑道：“难得你这些年还没改了你那河南口音。”又向众人道：“你们听她口里的几字和钟字，跟周七一样不？”说完用眼睛去找周七，只见那破沙发上却没有。向左看时，周七却正靠在烟榻旁边一个小立柜上，眼睛直直的向冯怜宝傻看。金老爷笑道：“周七这小子又直了眼了。你们是落在江湖内，俱是穷命人，就认个乡亲也罢。”那周七似乎没听见金老爷的话，突然抢上两步，向冯怜宝叫道：“唉，这位嫂子，你可是河南龙王庙镇上的人？”那冯怜宝被他惊的一跳，忙立起来，口里答应道：“是呀！”眼睛却细细向他打量。周七又问道：“你从家乡出来有多少年？”冯怜宝忽然泪汪在眼圈里，怔怔的道：“我先问你，你可姓周？”周七点点头，又往前凑了一步。冯怜宝又颤声问道：“你的学名叫大勇？”周七听了，不由分说，便抢上前把她揽到怀里。怜宝只带着哭音叫了声“我的……”头儿已紧紧抵到他的胸前，口里再也发不出声音，众人见她只有肩头微微的颤动。周七却张着大嘴，挂着两行眼泪，一只手向金老爷比划着，口里模模糊糊的道：“我俩二十年，……二十年……”如莲忙从椅子上立起，在一旁发闷，自己知道娘当年是天津有名的红馆人，恩客多的比河头鱼鳖还多，只当又遇见甚么特别恩客，又要给自己凭空添个干爸爸，心中委实不大舒服。阖烟馆里人见他二人这般情景，都测不透底细，不由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有金

老爷是个玲珑剔透的人，听言察理，早瞧科八九分，便劝道：“你们夫妻离散了二十年，如今见了面，真是大喜，还哭甚么？各人肚里装的委屈，等回家去哭上十天半月，也没人管，何必在这里现象！”周七和怜宝原是一时突然激于情感，才抱头一哭。如今听了金老爷的话，才各自想到自己是年近四十的人，在人前搂到一处，不大像样，便一齐松手离开，脸上都是一红。周七用袖子拭着眼泪道：“从那年咱从家乡逃出来，路上没遇见土匪，却遇着乱兵。我被乱兵捉了去，你怎样了？”怜宝叹道：“咳呀，提不得，你被兵捉了走，我教他们按在地下，剥了衣服，在河边柳树下一个挨一个的，把我……”周七顿着足，掩着脸道：“我懂得了，你少说得这们细致，亏你也不嫌难看。”怜宝道：“如今还嫌甚么难看？要这样脸皮薄，你媳妇这二十年的事，臊也把你臊死了。”周七点头道：“对，对。我混，我混！如今还讲他妈的哪门子清白，真是想不开！你说，你说。”怜宝说：“这你还明白，命里该当，教我一个妇人家有甚么法子？那时教他们几十个大小伙子收拾的快要没了气。咳，你忘了那时我才十九岁呀！后来他们见我浑身冰凉，只当已死，便抛下我去了。我在河边上不知道发了多少时候的昏，后来被咱村里于老佩看见，把我救了，没法子只得跟了他。哪知道小子坏了良心，把我带到天津，就卖到窑子里。”

说到这里，忽从外面又来了几个烟客，佟云广知道他们这样拉钩扯线的说，烟客都回肠荡气的听，不知到甚么时候才完。这一堂客还不赖到明天正午？先来的不肯走，后来的等不得，营业怕要大受损失，便借题开发道：“周老七，你们夫妇重逢，这是多痛快的事，还不回家去叙叙二十年的离别，在这里聊给旁人听作甚？”金老爷听掌柜的说话，明白他的意思，也趁波送人情道：“周七，你们回家吧！明天还一同来，我请客给你们贺喜。”冯怜宝是个风尘老手，有甚么眉高眼低瞧不出来？明知掌柜是绕弯撵他们，便向周七道：“咱们走吧，你住在哪里？另外可还有家小？”周七苦笑道：“呸，呸，呸！我都没个准窝巢，哪里来的家小？咱们离开多少年，我就光了多少年的棍。如今烟馆赌局就是我的家，里面掌柜就是我的家小。想住在哪里便是哪里，还不用开住局钱。”说到这

里，那边佟云广喊道：“周七，你要说人话，不看你太太在这里，我要胡骂了！”周七笑道：“佟六哥，你多包涵，怨我说溜了嘴。”便又接着向怜宝道：“你住在哪儿？我去方便不方便？”这句话惹的金老爷大笑道：“男人问他媳妇家里方便不方便，真是新闻！周七这话难得问的这么机伶，倒教我听了可叹。”那怜宝擦着眼泪笑道：“哪怪他有这一问？若是早几年见面，我家里还真不方便，如今是清门净户的了。”周七听着还犹疑，怜宝笑道：“女人只要和烟灯搭了姘头，甚么男人也不想。这种道理，你不信去问旁人。”金老爷从旁插言道：“这话一些不错。要没有烟灯这位伏虎罗汉，凭她这虎一般的年纪，一个周七哪里够吃！”怜宝道：“金三爷，你还只是贫嘴。”说着忽然想起了如莲，便叫了声：“我的儿，还忘了见你的爹！”哪知如莲已不在屋里，便又叫了一声，只听门外应道：“娘，走么？我在这里等。”怜宝诧异道：“这孩子甚么时候跑出去？见了爹倒躲了。”周七愣头愣脑的道：“谁的孩子？叫人家见我叫爹，人家也不乐意，我也承受不起，免了罢！”怜宝忙睨了他一眼，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周七还要说话，被怜宝一握手捣的闭口无言。怜宝便道：“到家里再给你们引见也好。”说完，又和烟馆里众人周旋了几句，就拿了随身物件，领着周七出来。

才出了楼门口，便觉背后嗡然一声，人语四起，知道这些烟鬼起了议论，也不理会。寻如莲时，只见她正立在楼梯旁，呆看那新粉的白墙。怜宝便走上前，拉着她的手道：“你这孩子，躲出来作甚么？”如莲撅着嘴道：“您只顾说话，也没瞧见这些鬼头鬼脸的人，都呲着黑牙向人丑笑。我又气又怕，就走出来。”怜宝道：“孩子，你也太古怪，这里原是没好人来的所在。”说着一回头，指着周七道：“这是你的爹。有了他，咱娘俩就得有着落了。”如莲在屋里已听明白了底里，因为替她娘说的话害臊，便躲出来，知道这姓周的便是娘的亲汉子，只不是自己的亲爹，便含糊叫了一声。周七也含糊答应了一句。在这楼梯上，便算草草行了父女见面的大礼。三人下了楼梯，出了大明旅社，走在马路上。

这时正是正月下旬，四更天气，一丸冷月悬在天边，照在人身上，像披着冰一般冷。如莲跟着一个亲娘，一个生爹，一步一步的往北走。

又见他夫妇，话说的一句跟一句，娘也不知是怕冷还是为甚么，身子都要贴到这个爹的怀里，觉得紧跟着走，是不大合式，便放慢脚步，离开他们有七八步远，才缓缓而行。因为方才在烟馆里看了这一幕哀喜夹杂的戏剧，如今在路上又对着满天凄冷的月光，便把自己的满腔心事，都勾了起来。心想自己的娘，在风月场里胡混了半世，如今老的没人要了，恰巧就从天上掉下个二十年前的旧男人，不论能养活她不能，总算有了着落，就是吃糠咽菜，这下半世也守着个亲人。只是我跟了这不疼人的娘，又添上这个平地冒出来的爹，这二位一样的模模糊糊，坐在家里对吃对抽，只凭我这几分颜色，一副喉咙，虽然足可供养他们，可是我从此就是天天把手儿弹酸，喉咙唱肿，将来还能唱出甚么好结果？娘不就是自己的个好榜样？我将来到她如今的地步，又从哪边天上能掉下个亲人来？想到这里，心里一阵忐忑，又觉着一阵羞惭。接着又脑筋一动，便如同看见自己正在园子台上，拿着檀板唱曲的时光，那个两年多风雨无阻来顾曲的少年，正偷眼向自己看，自己羞的低下了头，等一会自己偷眼去瞟他时，他也羞的把头低下了。她这脑筋里自己演了一阵子幻影，忽然抬起头来，又看见当天的那一丸冷月，心下更觉着有说不出的慌乱。自想，我和他不知道何年何月也能像我娘和这个爹一样，见了面抱着痛痛快快哭上一顿，便死了也是甘心。想到这里，不由自己“呸”了一声，暗笑道：“我真不害臊，娘和爹是旧夫妻，人家跟我连话也没说过，跟人家哭得着么？”又回想道：“想来也怪，凭人家那样身长玉立粉面朱唇的俏皮少年，就是爱惜风月，到哪里去不占上风？何必三年两载的和我这没人理的苦鬼儿着迷？这两年多也难为他了。这几年我娘总教我活动活动心，可惜都不是他。若是他，我还用娘劝？可是我也对的起他。”她正走着路，胡思乱想，只听着她娘远远的叫了一声，定定神看时，只见她娘和周七还在那边便道上走着，自己却糊里糊涂的斜穿过电车道，走过这边便道来，自己也觉得好笑，轻轻的“呸”了一声，慢慢的走拢了去。怜宝忙拉住她的手道：“这孩子是困迷糊了。我回头看你，你正东倒西歪的走。要不叫你，还不睡在街上？早知道这样困，就雇洋车也好。如今快走几步，到家就睡你的。”如莲心里好笑，口里便含糊着答应。

又走了几步，便拐进了胡同，曲曲折折的到了个小巷。到一座小破楼门首，怜宝把门捶了几下，门里面有个小孩答应。怜宝回头向周七道：“这就是咱的家了。马家住楼下两间，咱们住楼上两间。东边一大间，我和如莲住着。临街一小间空着，有张木床。咱俩就住外间，叫如莲还住里间好了。”说着门“呀”的一声开了，黑影里只见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向着人揉眼睛。怜宝问道：“你娘睡了么？”那小孩朦朦胧胧的也不知说了句甚么。怜宝等进去，便回身关了门。三个人摸索着上了楼，摸进了里间。怜宝摸着了火柴，摸着了煤油灯点上。周七眼前倏然一亮，屋里陈设的倒还干净，有桌有椅，有床有帐，桌上放着女人家修饰的东西，床上还摆着烟具。周七在烟馆赌局等破烂地方住惯了，看这里竟像个小天堂。怜宝笑道：“你看这屋里还干净么？都是咱闺女收拾的。若只我住，还不比狗窝还脏？”周七坐在床上，叹息道：“我飘荡了这些年，看人家有家的人，像神仙一样。如今熬得个夫妻团聚，就住个狗窝也安心，何况这样楼台殿阁的地方！”冯怜宝一面拨旺了煤炉里的余烬，添入些生煤球，一面道：“这样说，这二十年来你的罪比我受的大啊！我这些年，纵然对不起你，干着不要脸的营生，倒也吃尽穿绝，到如今才落了魄。好在咱闺女又接续上了，只要运气好，你总还有福享。”周七道：“说甚么你对不起我，论起我更对不起咱家的祖宗。到如今前事休提，以后大家归个正道，重收拾起咱的清白家风，宁可讨饭也罢。”怜宝听了不语，只向如莲道：“孩子，你要困就先和衣睡。等我抽口烟，就跟你爹上外间去。”如莲揉着眼道：“不，我上外间睡去。”怜宝道：“你胡说！外间冷，要冻坏了。”如莲笑道：“我冷您不冷？只要多盖被也是一样。”说着不由分说，就从床上抢了两幅被子，一个枕头，抱着就跑出去，就趁里屋帘隙透出的灯光，把被窝胡乱铺好。到怜宝赶出来时，如莲已躺下装睡着。怜宝推她不醒，心里暗想：这孩子哪会困的这样，分明是岁数大了，长了见识，才会这样体贴她的娘。不由得好笑。又想：今天她既会体贴娘，将来为着别人来和娘捣乱的日子也快到了。不由得又担了心事。当时便替她把被盖好，从里间把煤炉也搬出来，才重进里间屋去。

如莲原不是要睡，闭着眼听得娘进去了，又睁开眼望着屋顶胡想。

这时正是四更向尽，残月照到窗上，模模糊糊的亮，煤炉在黑暗中发出蓝越越的火苗。被子里的人，只觉得一阵阵的轻暖薄寒，心里便慌悠悠的，似醉如醒。一会儿只听得里间的房门呀的声关了，接着便有扫床抖被和他二人喁喁细语的声音，从木板缝低低的透出来。如莲原是从小学唱，虽然心是冰清玉洁的心，怎奈嘴已是风花雪月的嘴，自己莫明其妙而他人听了惊魂动魄的词儿，几年来已不知轻易的唱出了多少。近一二年便已从曲词里略得明白些人间情事。到了这时节，才又晓得这初春节候，果然是夫妻天气，和合时光。想到这里，便觉得自己除了身下有床板支着以外，前后左右，都空宕宕的没倚靠处，心里一阵没抓搔似的不好过，便拥着被坐起来，合着眼打盹。偶然睁开眼看时，只看见屋里淡月影中煤灯里冒出的沉沉烟气，便又合上眼揣想屋里的情景。想到自己这老不要脸的娘，即刻又连想到自己，连想到这个新来的爹，不知道为甚么把那惑乱人心的少年又兜上心来。如莲不由得自己用手在颊上羞了几下，低声笑道：“我真不害臊，成天际还有旁的事么，无论想甚么就扯上他，从哪里扯的上！从现在起，再想他，教我来世不托生人身。”哪知誓才起完，那少年的影儿依然似乎在眼前晃动，赌气子又睁开眼，呆呆的看煤炉里的火苗，心里才宁贴些。哪知这时节，里屋又送出些难听的声息。侧耳听时，隐约是帐摇床戛，爹笑娘哼。如莲脸上一阵发热，忙倒在床上，把被子紧紧的蒙住了头，口里低低祷告：“神佛有灵，保佑我一觉睡到大天亮！”不料神佛哪得有灵，翻来覆去的更睡不着，身上又发起燥来，只疑惑炉里的煤着的正旺了。探头看时，炉里火势比方才倒微了些，赌气再不睡了，坐起来从怀里拿出条小手帕，放在颈后，把两个角儿用手指填到耳朵里，实行她那塞聪政策，便一翻身跪在床上，摘下窗帘，趁着将晓的月色，看那巷里的破街，痴痴的出了会子神，心里虚飘飘的已不知身在何所。这样不知有多大工夫，猛然一丝凉风，吹的她打了个寒噤。收定了心神看时，眼前竟已换了一番风色。原来昨宵今日，这一样的灰晶晶晴天，在不知不觉间，已由残夜转成了清晓。这时才又觉得脊骨上阵阵的生凉，回头看看床上堆着的被子，觉得可恋的很，不由得生了睡意，玉臂双伸打个呵欠，便要躺下去。

这时节，在将躺未躺之际，偶然向街上看了一眼，忽然自己轻轻“呀”了一声，又挺直身躯，脸儿贴近玻窗去看，只见个獭帽皮袍的人，慢慢的从楼下踱了过去，又向东慢慢转过弯，便不见了。如莲心里一阵噗咚，暗想这身衣服，我认得，可惜看不清面目。他大清早跑到这胡同来干甚么？这总不是他！又一想，倘不是他，我心里怎会跳的这样厉害？可是若果是他，为甚么走到我的楼下连头也不抬？大约不知道我在这里住，可是不知道我在这里住，怎又上这里来？想到这里，忽然转念到这胡同里有许多不正经的人家，莫非他到这里来行不正道？那他怎么对的过我！便不由一阵酸气，直攻到顶心，自己咬着牙发恨。哪知道又见那个人忽然从西边再转了过来。如莲心里跳的更厉害，看他将走近楼下，便想要招呼他，又没法开口。心里一急，身体略向前一扑，不想头儿竟撞到玻窗上，乒的一声响。楼下那人听见响声，抬头看时，二人眼光撞个正着。呀，不是那少年是谁！这时两人都把脸一红，那少年低了头拔步便走，如莲也倏的把身体缩回去。但是那少年走不几步，又站住了。如莲也慢慢的再从玻窗内露出脸儿来，二人便这样对怔了好一会。如莲想推开窗子和他说话，无奈窗户周围被纸糊的很结实，急切推不开。再向街上看那少年，只见他依然痴痴的向上看，只是被晨风吹的鼻头有些红红的。如莲顾不得甚么害羞和害怕，便向外招了招手，回头悄悄的下床趿了鞋，走到里间门首，向里面听时，周七的鼾声正打的震天雷响。便又轻轻走出了房间，下了楼梯，到小院子里，觉得风寒刺骨，只冻的把身儿一缩，暗想，这样冷的天气，这傻子来干甚么？我倒得问问他。想着到了门口，拔开插关，才要开门，忽然又想到这扇门外，便是我那两年来连梦都做的人，开门见了，他头一句我说甚么？还是该向着他笑，还是拉着他哭？想到又踌躇不敢开门。到后来鼓足了勇气，伸手拉开了门，身体似捉迷藏一般，也跟着向旁边一闪。但是眼睛忍不住，已见那人俏倚在对面墙上。只可立住了，探出身子，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却回过去拢住自己辫儿，想要说话，却只张不开口。看他时，脸上也涨的似红布一样。如莲嘴唇和牙齿挣扎了半晌，才进出一句话道：“你冷不冷？”那少年通身瑟缩了一下，道：“不。”说完这几个字，两下又对怔住。还

是如莲老着脸皮道：“你进来。”那少年想了想，问道：“进去得么？”如莲点点头，那少年便慢慢走进门首。如莲把身一闪，让他进去，回手又掩上门。那少年进了门，匆匆的便要上楼。如莲一把拉住，笑道：“往哪里走？只许你进到这里。”说着觉得自己的声音高了些，忙又掩住了嘴。那少年趁势拉住了她的手，问道：“你娘在家不在？”如莲笑道：“你不用管，这里万事有我，你放心。我说你姓甚么，家在哪里住，有甚么人，有……”自己说到这里，才觉得问的太急了，又有些问出了题，把脸一阵绯红，忙住了口。那少年答道：“我姓陆，名叫惊寰，住在……”如莲又截住他的话头道：“我先问你，你多们大岁数？”惊寰道：“十九。”如莲听了，低下头，半晌不语。好一会才抬头问道：“你成年际总往松风楼跑甚么？”惊寰看着如莲一笑，接着轻轻叹了一声。如莲脸又一红，低声道：“我明白，我感激你。我再问你，大清早你往这破胡同里跑甚么？”惊寰跺跺脚，咳了声道：“是你今天才看见罢了！我从去年八月里知道你住在此处以后，哪一天早晨不上这里来巡逻！”如莲听了，心下一阵惨然，眼泪几乎涌出眶外，便双手握着他的手道：“可怜冬三月会没冻死你个冤家！你好傻，冻死你有谁知情！”惊寰苦笑道：“到如今只要你看见一回，就不枉了我。我也不知怎的，虽然每天在园子里和你见面，但是早晨要不看看你住的楼，就要从早晨难过到晚晌。可是向来没看见你一次。今天是怎么了，你会大清早起来看街？”如莲点头道：“今天么，”说着自己小声道：“这可该谢谢我这新来的好爹。”惊寰听不清楚，问道：“你说甚么？”如莲笑道：“我说今天是天缘凑巧，该着咱俩人认识。咳，闲话少说，你说你这两年苦苦钉着我，是想要怎么样？”惊寰见问，怔了一怔道：“我知道我想要怎么样？好容易有了今日，你还忍心跟我假装。”如莲用牙咬着嘴唇道：“你的心我懂。我的心呢？”惊寰点点头。如莲接着道：“说句不害臊的话，你可别笑话我。”惊寰道：“傻话，我怎么还笑话你？”如莲红着脸，自己迟疑了半晌，忽然从怀里掏出块粉帕，用手按在脸上，声音从手帕里透出来道：“只要你要我，我终久是你的！”说完又低下了头。惊寰一面伸手去扯她脸上的手帕，一面道：“妹妹，妹妹，我从当初头一次见你，就仿佛曾经见过，直拿你当做熟人。这里我也说